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南朝金粉錄 第十一回 觀燈景豪傑護嬌娃 設筵良朋修祖餞

話說吉慶和領了鄉薦，在家忙碌了個把月，諸事辦畢，因念著趙鼎銘不知曾中與否，這日偶然進城，買了本江南題名錄，翻開一看，只見三十二名舉人是江寧府江寧縣學附生趙鼎銘，心中好不歡喜，回到家中告訴了母親。那柳氏也是歡喜無限，因道：「天理昭彰，一定是不錯的，我兒你不虧趙家，焉能有此日，所以世界上的事都是這樣，帶人好就是帶自己好，你以後就是發達上去，不可學韓宏那豬狗忘恩負義，都要學趙家父子這個樣子，不可把他的恩德忘卻了，要重重的報答人家。」吉慶和聽說了一遍，便道：「母親，孩兒雖然中了舉，還要進京會試，這宗盤費那裡有呢？現在卻好想法了，趙老二既已高中，孩兒就與他同年，他必定是要進京的，孩兒也可向他商量，與他同去。但是年內就要往南京的，母親仍然住在此地，等過了一年半載，孩兒再中上了，就好另想別法，即使不中也要想個法子安頓你老人家。」柳氏道：「我兒功名事大，難得有此機會，自然年內就去，我在此間亦不甚苦，李大亦很照應的，來安亦知勤慎，不要你掛念著，你去趕你的功名就是了。」母子商議定了，吉慶和就預備動身，卻好這日接到趙鼎銘的信，信中是先言賀喜並述及他兄弟也中了的話，秋後就約他即日到寧，一俟新正即便同行北上。吉慶和把來意又告訴他母親，柳氏更加歡喜。吉慶和過了兩日，就僱了船隻動身。在路行有十日的景光，至十一月半後已到南京，當下就把行李等件挑到趙家，趙弼父子見了面，彼此先道了喜，又敘了些闊別的話，不必細說。吉慶和過了一日，又往妙相寺去了一趟，法真是因趙弼說起已知他是中的，故見著面不過道喜暢談而已，顧全自暗暗的罵了韓宏，以後過了兩三年已是去了，也不知他現在那裡，故吉慶和不去尋他，杜海秋、李亦仙是至好的朋友，不得不去往拜一趨，他二人也來回拜，又給吉慶和備酒接風，一連鬧了十多日。看看又要過年，到了新年，大家沒得事，無非酒食徵逐，尋些歡樂之事而已。

這日正是元宵佳節，六街三市齊放花燈，釣魚巷十數家勾欄，也各家湊了些錢，紮了許多燈彩，遍請狎客前去觀燈，故此杜海秋、李亦仙就約了周夢梅並趙氏弟兄吉慶和等人，一起到那裡吃酒。大家到了韓小六子家，見他廳上果然紮得好燈，光怪陸離，維妙維肖。

正看之間，那楚芷香、陸月舫、王韻秋、金佩蘭、朱素琴一班歌妓也到了廳上，各人就認著各人客，拉到自己房內。趙鼎銘也去到王喜風家，將林小四子叫了來，坐在那裡談笑了一會，便有男班子來請赴席，大家又回到廳上開懷暢飲，只吃到二鼓將盡方才席散。出得門來，只見皓月當空，燈光匝地，真是銀花火樹，照耀通衢，大家便信步閒遊，賞看燈月。剛走到夫子廟，只見廟前牌樓上紮就一座龜山，高聳天半，上堆著人物花木、走獸飛禽，各種燈彩玲瓏精緻，巧奪天工，那些來看的亦復人山人海，擁擠異常。杜海秋等人正是觀望徘徊，忽聽一片喧闐，人聲鼎沸，大家掉轉頭來一看，見是東牌樓面前擁著一堆人，在那裡吵鬧。吉慶和便道：「我們何不前去看看，卻是何事？」大家即走到那裡，但見有個二十歲左右的人，生得一表堂堂，也是書生打扮，卻不是本地口音，是山陝一帶的人物，抓著本地的流屍，按在地上亂打，又聽他嘴裡說道：「這聖廟的地界，怎容得你這雜種調戲人家婦女，不是沒有王法了嗎？咱老子把你這雜種打死了，也算給地方上除了一害！」說著，舉起拳頭又望下打，只打得那流屍哀哀求告，仍不撒手。

吉慶和便上前解勸道：「壯士且請息怒，暫釋貴手，這所打的究係何人，所為何事，敢請一言，待小弟叫他服罪便了。」那人正打得意興，聽有人同他說話，便停著不打，仍然抓著那個流屍，立起身來將吉慶和一看，見是個公子模樣，丰姿瀟灑，品格清奇，卻非那些濁世的惡少可比，便緩緩答道：「辱承下問，待小弟慢慢言來。小弟偶爾經此，忽遇這一起流屍，圍繞著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，任意調笑，那女子被纏不過，便出口狂罵，那知只起流屍不但毫不知恥，而且更肆妄為，欺那女子是個單身，甚至上前動手。小弟實在看不過去，即呼喝了兩句，他們就蜂擁而至，向小弟來打，以為小弟是外鄉人，最好欺的，不能奈何他們怎樣，那裡曉得小弟雖是異鄉，卻憤抱不平，彼時實顧不得了，遂把這一起的雜種打倒了幾個，正要將那女子送回去，不料這廝又抱奮勇來尋小弟，因此小弟卻不便饒他了。」吉慶和聽說便道：「老兄仗義，救困扶危，實深敬佩，但這些下流子弟，必得老兄懲治方可稍斂形骸，今既懲警一番，小弟意欲冒昧轉求，饒他一個初次，以後叫他格外警戒，不再胡為，不識老兄尚可推情一二否？」那人道：「既蒙愚教，敢不遵命，只是便宜這廝了。」說著放了手，那個流屍便扒起來抱頭鼠竄而去。

吉慶和又道：「深蒙雅愛，不棄鄙言，但未識高姓大名，尊居何處？殊屬荒唐之至。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洪，名一鶚，字翼雲，原籍山西，現在寄寓中正街後。」說罷便轉問吉慶和的姓名居址，吉慶和一一回答，又將趙鼎銘等人代通了名姓，大家又立談了一會，始各散去。洪一鶚便將那女子先帶回家，次日著人到那女子家內送了信，由他父母領了回去不表。

再說洪一鶚回去之後，就念著吉慶和並趙氏兄弟諸人，個個溫溫爾雅，因暗想道：「咱在此孤陋寡聞，何不同他們往來往來，也可為他山之助，咱當明日前去且往拜了他，看是如何，再作商量。」又將這話與白蕪秋說了一遍，白蕪秋道：「若果為名教中人，正當前往拜謁，旁的不說，就多認得兩個人也是好的，但不過浮華子弟有損無益，不可交遊就是了。」一夜無話。次日一早洪一鶚起來梳洗已畢，吃了點心，就寫了愚弟帖子，直望趙家而來。到了通濟門大街，見右首門牆上貼著太史第趙宅的報帖，洪一鶚想道：「原來他家有人點過翰林的。」於是直走進去，將帖子拿出，說明來歷，請管門的人進去通報，一會子見那管門的出來相請，洪一鶚便跟著走到廳上。

但見趙鼎銘弟兄及吉慶和皆在那裡迎接，彼此見著又作了個揖，然後分賓主坐下，有人泡了茶，趙鼎銘便道：「小弟正擬與吉兄前去趨候，乃蒙吾兄先臨，有失迎迓，歉疚的很。」洪一鶚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，昨晚識荆。欣慕之至，理應趨前奉教，何敢有勞。尚未請教，貴榜是那一科恭喜的？」趙鼎銘道：「小弟是庚子科僥倖，與昨晚相見的杜海秋、李亦仙兩兄同年。吉兄是今年高中的，與舍弟同年。」洪一鶚便轉口道：「晚生冒犯之至，以諸位老先生之前，便爾妄自尊大，死罪死罪。」趙鼎銘、吉慶和齊聲說道：「洪兄切勿如此，吾輩處友，原以道義相交，何論尊卑貴賤，若以名分而論，只是世俗之態。無謂極了，洪兄如存此意，是直視小弟等為世俗矣，既蒙不棄，仍請以兄弟相稱，尚可以互相砥礪。」洪一鶚道：「承詢諄諄，便當從命。」吉慶和道：「洪兄想定是恭喜過了？」洪一鶚道：「先父在日也曾隨任讀書，不幸先父於前歲見背，故此尚未僥倖，慚愧慚愧。」趙鼎銘道：「尊大人在日作官何方，想亦是科甲出身了？」於是洪一鶚便將先代事跡，以及他父親曾任總鎮被人陷害，他又如何淪落如何遇著白蕪秋的話，原原本本說了一遍。趙鼎銘等人聽說，又感歎又羨慕，皆道：「尊大人雖被陷害，有吾兄英才挺拔，足以大振家聲，到是難得令正以青樓賤污之身，獨能別具隻眼，雖鬚眉中尚不可多得，其他可想而知，可羨可敬。」吉慶和又道：「洪兄遭遇之奇，自不必說，但掃眉之下更作何事消遣呢？」洪一鶚道：「暇則觀書，亦常學劍。」於是大家痛談了些經史，洪一鶚又講了些劍法，談了些時務，彼此極相佩服。

正談得高興，只見小芸從內室裡走來，望著趙鼎銘說道：「老爺叫大少爺留洪少爺在這裡便飯。」說著，便退下去。洪一鶚聽說，便驚愧道：「小弟荒唐絕倫，尊大人尚不曾請見，敢請先為代稟，務要叩拜慈顏的。」趙鼎銘道：「小弟當於家父前敬道尊意，改日再請相見罷。」洪一鶚又諄諄至再，趙鼎銘才進去稟報，一會子趙弼出來，洪一鶚便過來見了禮，趙弼仍讓他原位坐下，就開口說道：「老夫竊聽先生的議論，語語切中，字字驚人，實係當今之要務。少年通達，抱負非常，他日必為棟樑之選，可敬，可敬！」洪一鶚便斂容答道：「晚生無知，妄談世故，不自檢束，尚求教訓。」趙弼道：「英才勃發，其實是欽佩的。」於是又痛談了一會，洪一鶚便在此吃了飯，然後才告辭回去，趙弼背後又贊歎了幾句。洪一鶚回到家中，便將趙弼父子吉慶和等相待的情形細細的說了一遍，白蕪秋滿心歡喜，更覺得自己眼力不差。次日洪一鶚又去拜了杜海秋、李亦仙，李杜二人便約同吉慶和並趙氏兄弟復來回拜，白蕪秋又暗暗的將他五人賞鑒了一回，亦是極口稱贊，由是往來極相親密。洪一鶚不時又特平日所作的詩文，送與趙

老父子暨吉慶和李杜等人批閱，無不異常賞識。

這日洪一鶚打聽得他五人不日公車北上，遂與白蕤秋商議要給他們餞行，白蕤秋道：「家中房屋甚窄，如何能容多人，莫若去僱一隻大船，請他們在船上餞行，比家內稍覺疏暢，就是他們亦可適意些。」洪一鶚道：「如此辦法甚好，甚好。」隨即擇了二月初六，又寫了五封兩飯候光的請帖，著人往各家去送，又招呼酒館內備了一桌盛筵，一桌精細飯菜，兩桌下席，又去僱了一隻頭號大船。諸事預備停當，到了初六，洪一鶚又令將船放在桃葉渡碼頭，他便預先在船拱候。日將停午，紛紛的都已上船，大家同聲道謝，道：「今日如此破費，使小弟等何以克當？」洪一鶚道：「水酒一杯，聊壯行色，諸君高中，當以十倍償之可也。」說著，喝令開船。水手答應了一聲，便慢慢開去，開到韓小六子家河廳口，船便靠下來，大家上去坐了一會，下船吃飯。飯後又開到王喜鳳家河廳口，洪一鶚道：「此處便是小弟奇遇之地了，當得領道。」說著，先走上去。

卻好林小四子正伏在欄杆上望魚戲水，抬頭一看，見是洪一鶚，極口喊道：「姐夫你為什麼兩個月都不來，姐姐在家好呀？」洪一鶚道：「你姐姐狠記掛你，說你這兩個月內不知搭了多少小姨夫了。」林小四子聽說，便望他啐了一聲，掉轉頭來就走，大家跟著進去，就在小四子房內坐下。

吉慶和道：「洪兄，你不知道這林姑娘是我們趙二哥的貴相知，洪兄說話可要留神點才好。」洪一鶚道：「不妨事，咱有這樣的連襟，二哥有這樣美人，小姨子有這樣的小姨夫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，咱今日回去便告訴他姐姐，免得他姐姐常代他愁，說他不知好歹，一個月到要搭十七八個小姨夫。」說得大家哈哈大笑。林小四子又罵了聲：「嚼蛆，舌頭要緊。」又道：「我過一天，定去告訴姐姐，叫他把你跪在搭板上，還要等我去討情，才放你起來。」大家聽說又笑了一陣，這才下船。一會子那各人的意中人，如王韻秋、朱素琴、陸月舫、楚芷香、林小四子都上了船，洪一鶚又另帶了一個花靜芬。此時已是夕陽西墜，各歌妓就先唱起曲子來。停了一刻，船上皆點了燈，果然是光耀通明，照得水面上如同白晝，中艙裡酒席已擺得齊齊整整，有家人上來請他們入席，洪一鶚便要送酒，大家又執意攔住，於是就序了科分年齒，接次坐下。只見珍肴畢集，水陸並陳，各人又道了謝。洪一鶚就先點了一出《餞別》，真是金樽檀板，說不盡那勝概豪情，大家痛飲了一回，然後各歌妓又互相勸了酒，猜了一會子拳，又合唱了一枝《賜宴》，末後洪一鶚又叫花靜芬唱了一枝《榮歸》，這才各散。欲知後事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